走近烈士陵园

高二（10）班 冯小原

雨落在连绵的雾中，雾生自轻薄的雨里。

石级从脚下延伸上去，在两边直指苍穹的青松中分出一条长长的路来。我用目光艰难地在花花绿绿的雨伞中穿行，企图将陵园无人时的肃穆看得更真切些。

耳畔，熙熙攘攘的喧闹声夹杂着满是不耐的抱怨声，不时突破雨的防线，轻易地打碎了这个早晨那应有宁静。

我在台阶的最后一级前停下来。人潮默哀后短暂的停留只存在了一秒，短得让人怀疑它是否存在过。我不免有些狼狈地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一边，能更清楚地看见这些跟随安排行尸走肉的人们是如何出于无心地忽略掉两旁烈士生平介绍的。人群像溃退的蚁穴，密密麻麻而只遵循空间给予的秩序，让旁观者在感叹中生出厌倦来。

我走出大厅，这一次是站在台阶顶上向下看。上一波游人已经进去，而下一波还没来，身边唯一可能打破安宁的只有老师们的闲聊。

风莫名地冷，四下纷飞却刺不透那渐浓的雾。

我闭上眼睛 ，回忆起在看烈士生平简介时那忽然的恐惧。

为什么这些人值得尊敬呢？许久之前我就这样问过自己。那时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能为一样东西或是一种信念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我做不到。但是当我看着他们的生平——尤其是与解放战争相关的生平——时，我只能满心畏惧地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输了，他们又算什么呢？他们又将被历史如何看待呢？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提醒自己道。不仅发生了，而且曾发生过无数次、现在仍在发生着、未来也一定会发生。我睁开眼睛，俯视着眼前的土地，再沿着这土地一路望过去，直到目光消失在它无法接触到的地方。

青史一页，如何承得起这转瞬成灰的人世。待到终有一日青史也化作烟灰，便只剩下悠长的时光为世人作祭了。

好冷啊。

我笑了，收起伞，任凭雨打在衣襟上。那雨冷得出奇。

就在这清冷中，另一种别样坚定而雄浑地敬意却悄然从我的心底溢出来，很快盈满了我的心胸。是了，为一种信念而死本身，纵不是一件易事，却也是不独贤者有之的行为；但明知这种信念终不得长久而仍旧愿意为之牺牲，却是越聪明的人越难以做到的。我忽然想起很久之前的那个乱世，想起一个个处于同一境地下的智者们，想起荀彧、贾诩，想起在没有主流思想的时代那不计其数的选择……

该走了。我回身又看了一眼那座矗立在那里的纪念馆。这座建筑不会一直在这里的，这里沉睡者的人也并不都秉承着那样的精神，但它、他们，所能给我带来的触动却潜藏了下来。也许转瞬，也许一生。